



文／匿名

2019 年夏末，唯接到了一封猝不及防的紅色炸彈。當時還有些即將重逢故人的喜悅，沒想到婚禮當天看到他時卻紅了眼眶。

「好久不見。」當新郎帶著新娘走到唯的座位附近，唯聽到自己這麼說著，想哭的感覺從喉嚨深處浮現。

「真的，好久不見。」他也這麼說，笑得一臉幸福。新娘也一樣，彷彿他們之間那些鳥事從沒存在過。唯想，自己現在看起來是不是也像沒事一樣笑著。

她又忍不住要去猜他在想什麼，有沒有覺得她長大了、變漂亮了。

一轉眼新人就到隔壁桌敬酒去了，唯陷入了回憶。

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歪了呢？唯想著。

他們初相識時，她高一，連男朋友都還沒交過；而那時他碩二，跟女朋友已經交往了三四年。一開始唯喊他老師，他告訴她，叫學長就好。昱晟學長，於是唯這樣叫他。

昱晟是唯高中社團畢業多年的學長，回母校擔任社團指導者。

唯從小就是老師眼中的乖孩子。她想，這次她也可以當學長眼中的乖學妹。

第一次獨處，是在一次輸掉比賽後，隊友們都回家了，昱晟看唯心情低落，便帶她到咖啡廳裡談談心，聊一聊也開始談些別的話題，好像也是那時唯才知道，原來學長有個穩定交往的女朋友。唯不太記得當時都說了些什麼，好像都是些不著邊際的話，她只覺得跟這學長聊天很開心，想把什麼都跟他說。

很久以後昱晟告訴唯，他一直記得那天她閃閃發亮的眼睛，唯很想告訴他，那是因為你才閃閃發亮。

唯是下學期才加入的，說起來是社團裡最資淺的一個，卻是跟昱晟走最近的人。

昱晟偏心於她，這是社團裡公開的秘密。

那時候的唯還沒覺得有什麼不對勁。昱晟學長就是一個很照顧自己、很溫暖的學長而已。只是一個會在自己難過的時後安慰自己、溫柔地摸摸自己的頭的學長。只是偶爾團練完會送她去補習。只是一個可以讓她無話不談、讓她撒嬌的學長。那時唯還覺得，兩人只是在社團之外，也很要好的朋友。

「我真的沒有想太多。」萬年綠茶婊的台詞，卻是唯貨真價實的心境。在當時看來遙不可及的年齡差，加上對方已經有女朋友，讓唯不敢也不可能想太多。那陣子唯甚至也交往了一個男朋友，還會跟昱晟分享自己的感情煩惱。

一個暑假過去，昱晟拿到碩士學位，準備去台北工作。臨別前唯傳訊息說她會想念學長，那則訊息卻被昱晟的女朋友看到。

昱晟跟唯說沒關係。那天晚上他們還小聊了一下，唯甚至跟昱晟的女朋友也聊了幾句。那時唯還覺得對方是個很酷的學姊，現在想想，從學姊的角度來看，八成覺得自己就是個小婊子。

開學後，社團內部為了指導新生的方式開始出現爭吵，不善爭執唯覺得自己頓時沒有了依靠。從前她只需要做學長眼中可愛的學妹，什麼都不用擔心；現在她夾在社團兩派人馬中間，覺得裡外不是人。唯討厭爭吵，也討厭選邊站。她只希望大家都好好的。

她發現自己很想念昱晟。那種感覺有點像雛鳥情節，因為在她剛加入社團時，是昱晟一步一步的帶著她走。昱晟在的時候，她從來都不需要去跟別人吵，也不需要煩惱自己該怎麼做。唯開始習慣跟昱晟傾訴社團內部的紛紛擾擾。

開始意識到錯誤的時候，是唯高二寒假。那時唯早已跟男朋友分了手。

那一次社團到台北比賽，昱晟帶著宵夜出現在飯店房間。比賽是全國規模，唯的學校不意外又輸了。其他團員都覺得意料之內的事情並不值得太難過，但唯忍不住感到沮喪。她怕昱晟對她失望。

就像從前一樣，昱晟把唯叫到房間外聊聊。那晚，她們坐在青年旅館交誼廳的沙發上。出乎意料地，昱晟伸手把唯摟過來，靠在他的胸口。唯不敢動，思緒亂成一團。

這樣是不對的吧。

這樣沒關係嗎。

學長的女朋友不會生氣嗎。

學長是什麼意思。

但學長懷抱的溫度太高，唯的思緒一點一點地蒸發，最後只記得學長身上的溫暖和他溫柔的聲音。

學長說她很棒，不要對自己失去信心。

隔天晚上，社團的一群人決定去ktv唱歌，昱晟下班後也過來跟他們一起玩樂。一群未成年的學生偷偷摸摸帶了好幾瓶啤酒，在其他人的鼓吹下，唯也跟著喝了半瓶。音樂在狹小的包廂內轟轟作響，也許是酒精作祟，也許是昏暗晃動的燈光讓人昏了頭，唯悄悄地把頭靠在昱晟的肩上，昱晟自然地伸出手摸了摸唯的頭髮。唯幾乎聽得到自己的心跳聲，她把腳縮到沙發上，像貓一樣窩在昱晟身邊，好像只有這樣才能壓住心裡的不安。

唯終於知道這是錯的，但是她不管不顧。

曲終人散時，他們像沒事一樣地互相道別。唯從昱晟臉上看不出一絲的變化。她想，這就是所謂大人的世界嗎？發生事情要當作沒發生過。

離開台北之後，唯有些忐忑，不知道要怎麼面對那幾天發生的事。但昱晟對她的態度還是跟以前一樣，溫柔、包容、當她的依靠。

唯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麼。昱晟是不可能喜歡她的，她也沒有妄想取代昱晟女朋友的位置，這些自知之明唯還是有的。但如果說要拒絕昱晟的溫暖，唯卻也沒有這種覺悟。於是他們還是像從前一樣，用通訊軟體聯絡，話題從社團到生活上的大小事，唯越來越習慣心情不好就找昱晟聊天，昱晟也總是認真的安慰她、給她建議。唯覺得自己和昱晟可以稱得上亦師亦友，亦……曖昧不清。有時他們一個晚上都在跟對方聊天，唯懷疑昱晟都沒有花這麼多時間在跟女朋友聊天。

唯覺得自己既清醒又沉淪，事情不太對，但好像也沒有太錯。沒有人拉她一把，她也不強迫自己抽離。

五月下旬，昱晟剛好到南部出差，約了唯一起吃飯。餐廳裡，唯撐著頭凝視昱晟。

「怎麼了？」昱晟帶著一貫溫柔的微笑。

你女朋友知道你約我單獨吃飯嗎？唯想問，但她沒有說出口，她可不想自找麻煩。

她只說：「好久不見，我好想你。」

他們默契地忽略著關於昱晟女朋友的問題。

晚餐後，唯送昱晟去客運站。等車的時間，唯拉住了昱晟的袖子。

「不想要你走。」

「乖。等你以後來台北找我，我請你吃飯。」昱晟摸摸唯的頭。

唯一陣沉默。然後她抬手抓住昱晟的手臂。

「可以讓我抱一下嗎」

昱晟搖了搖頭。

「為什麼不行？又不是沒有抱過。」唯固執地盯著昱晟的臉。那時昱晟眼中似乎有什麼東西破了，他轉過身，表情帶著一點無奈，將唯擁入懷中。唯想，這句話是不是在逼昱晟承認他們過去的那些錯誤？有些事情，可能就算是大人也無法抹滅那些痕跡。

但是，被擁抱的感覺真好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由於要唯準備學測，兩個人也不再像從前那麼頻繁地聊天。隔年考完學測後，唯興奮地告訴昱晟，她考得很好，說不定可以上台大，到時候就可以去台北找他。昱晟卻沒有接下這話題，只跟他說了恭喜，並問唯打算填什麼科系。聊了一陣子後，唯才後知後覺地發現，昱晟似乎在拉開兩人的距離。

失落的感覺並不強烈，畢竟唯從來就沒有什麼不切實際的妄想。她也知道他們之間的曖昧遲早得消失。唯覺得這是一場大人的遊戲，昱晟根本沒打算讓這件事影響到他和女朋友的感情；他女朋友也許從來都不知情，也許知道唯不是個威脅所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；而唯則是很清楚自己有幾兩重，知道自己沒有發表意見的資格。唯不太明白，這種程度的出軌對於大人來說，是不是不算什麼？只要最後雙方都夠清醒，回到正軌後，這些都能當作沒發生過。

唯曾經問過昱晟，如果讓別人的女朋友吃醋生氣了怎辦。

「斷絕往來吧。」他說。

「這麼嚴重嗎？」

「嚴不嚴重是人家女朋友說了算啊。」

「可是這樣就失去了一個朋友欸……。」

「如果他們因為你而吵架分手，那你覺得你們還能當朋友嗎？」

唯始終覺得她和昱晟不會走到這步。她覺得他們沒那麼「嚴重」。

大學放榜後，昱晟告訴唯，她的大學生活一定會很精采，會遇到更優秀的人，打開她的眼界。昱晟說，有一天你一定會忘了我。

才不會，唯說。那時她沒有聽出來，這是告別的意思。

後來到了台北，唯傳訊息給昱晟，卻發現對方並不想回應她。幾次後，唯也明白了。從前她還小，跟昱晟分隔在一南一北兩個遙遠的地方，可是現在她已經是大學生了，還來到跟昱晟同一個城市，他和女朋友的關係裡，終於再也容不下自己這粒沙。

一張喜帖，大概已經是最大的寬容。

宴結束後，新人在門口跟賓客合照和發喜糖。唯沒有過去，反正她也不知道合照時該站在哪裡，怪尷尬的。她從容地從新人旁邊走過，然後又忍不住回頭看了新郎一眼。新郎正忙著和賓客寒暄，根本不可能注意到唯。

這就跟我們往後的人生一樣，唯想。

